

从认知角度看英汉法律隐喻句生成机制

刘国生

(广东警官学院 公共课部 广东 广州 510230)

摘要: 英汉法律语言中存在大量的隐喻现象。在认知隐喻理论指导下探讨英汉法律隐喻句的体现形式及其内在生成机制。由于人类共同的认知模式和思维定势,英汉法律隐喻句的生成机制基本相同,都表现为把抽象的法律事物隐喻为具体的事物,具体机制是拟人化、拟动物化、拟植物化、拟物化和异化。

关键词: 法律隐喻; 隐喻句; 生成机制; 认知隐喻理论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1-0129-07

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Legal Metaphorical Senten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LIU Guosheng

(Public Courses Department, Guangdong Police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3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amount of metaphorical phenomen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orms and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legal metaphorical senten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Because of human's common cognitive models and thinking set, the legal metaphorical senten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have the same generative mechanism, that is to say, they metaphorize the abstract legal matters into concrete ones. The concrete mechanisms are personification, animalization, plantification, hypostatization and alienation.

Key words: legal metaphor; metaphorical sentences; generative mechanisms;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历史上对隐喻现象进行过系统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隐喻就是把彼事物的名称用于此事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名词才能用作隐喻。^[1] Cameron 就曾经提醒学界,只关注名词隐喻会使隐喻研究误入歧途,因为这会使学界低估并忽视其他句法形式中隐喻的不同识解机制。^[2] 当代隐喻观认为能生成隐喻的不仅有名词,还有动词、形容词、副词和介词,甚至还有词组、句子和话语。束定芳根据隐喻的句法特征区分了名词性隐喻和谓词性隐喻(包括动词性隐喻、形容词性隐喻、副词性隐喻等),这些隐喻都可能出现在句子层次。^[3] 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法,还是一种人们普遍使用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4] 隐喻是理解抽象概念和从事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与工具,是我们思维深层次结构的一部分。具体而言,隐喻是一种以抽象的意向图式为基础的映射,从一个概念域(源域\喻体)到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本体)的映射,映射的结果是目标域具有源域的某种属性。通过映射,人们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建立关联,以达到认知目的。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隐喻不再局限于语言学领

收稿日期: 2011-08-10

作者简介: 刘国生(1975-),男,江西宜春人,硕士,广东警官学院公共课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律英语、语用学。

域,已成为人类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词源学、语义学、语用学、符号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地位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本文以认知隐喻理论为指导,从隐喻句角度探讨英汉法律隐喻的内在生成机制。

一、Lakoff 和 Johnson 的认知隐喻理论

从认知角度观察和研究隐喻并将其纳入语言学研究领域始于 Lakoff 和 Johnson。根据他们的统计,大约 70% 的语言表达源于隐喻。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认知现象,这种认知现象是人类认识事物、建立概念系统的必由之路。^[4] 认知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这种隐喻概念能生成许多日常语言系统性的表达式,他们将这种形成系统的隐喻称为隐喻概念的系统性,并认为我们的概念系统基本上是隐喻性的,日常思维、经验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隐喻的。所以,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

认知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生成与人类的认知密切相关。Lakoff 和 Johnson(1980)认为,语言不只是由任意符号构成的系统,它的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相关并受其促进。语言与概念思维不可分离,而概念思维与人的经验不可分离。束定芳认为隐喻以人类的经验为基础,是通过两个概念域之间的互动而实现的。^[3] 认知使人可以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不同种类、性质的事物可以借助隐喻来重铸。两个概念域间是如何形成互动关系的? Lakoff 和 Johnson 就此提出了映射理论。认知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概念域向一个抽象概念域的系统映射。他们认为源域通常为那些具体的、物质的和有形的范畴,能够根据自身经验直接被理解,而目标域通常是那些抽象的、非物质的和无形的范畴,不容易直接理解。^[4] 作为基础的认知结构,隐喻使我们根据一个更具体或更高度结构化的概念来理解相对抽象或非结构化的概念。隐喻是我们用来抽象概念化并进行抽象推理的一种机制。但什么使得认知将一事物映射到另一事物上? 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是隐喻中的两事物具有相似性。^[4] 根据相似性原则,两事物的相似性被认为是两事物的一个共同单位。这个共同单位使人可以根据某一事物将另一事物概念化。这种相似性不仅包括客观的相似性,也包括抽象和感觉的相似性,即主观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建立在人们经验基础上的。尽管各种类型的相似性为隐喻生成提供了必要条件,但随着人类认知能力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对事物客观和物理性的认识。人们不但可以借助自己的思维想象力去发现不同事物间的相似性,而且还可以通过思维想象力去创造事物间的相似性。

总之,隐喻的生成过程就是认知主体参照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易于理解的概念来认识、思考、经历、对待新鲜的、无形的、抽象的或难以理解的概念,形成一个不同概念间相互关联的认知过程。^[5] 不同概念领域结构的认知关联是隐喻生成的关键。人们认知经验的相似性是生成隐喻的基础。作为一种隐喻形式,法律隐喻是指人们为理解或解释某一较陌生的法律概念或现象而借用较熟知的其他领域概念,以实现从来源域到法律领域映射的思维过程,是个意义转换的活动。喻体与本体的相似性也是法律隐喻的基础,语义冲突也是法律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以下探讨的英汉法律隐喻句的生成机制实际上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具体化过程,具体生成机制有拟人、拟动物、拟植物、拟物和异化。

由于本文只关注法律隐喻句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生成机制,所以英语语料只选自《英语语法系列 7: 隐喻》和《英汉概念隐喻用法比较词典》;汉语语料主要选自《后汉书·舆服志下》、《神光灿》、《管子·七臣七主》、赵秉志的《新刑法教程》、张文显的《法理学》、海峡都市报及互联网中的与法律隐喻有关的 22 句语料作例句分析。选取方法是:在选择一种语言的隐喻例句之后即寻找另一语言的对应句,以为对照。

二、英汉法律隐喻句的生成机制

(一) 拟人

拟人是语言中经常被使用的修辞手法之一。人们认为它是作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为达到某种效果所

使用的方法。英汉语言中都大量使用了拟人手法,说明不同语言间具有某些共有的认知模式和生成机制。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很多隐喻句的生成来自拟人,因为人类最了解自身,人们根据自身来理解其他事物,进而将人类的特征、行为和动作映射到其他非人类事物上。^[4]法律隐喻句的拟人现象随处可见,几乎所有其他事物,包括动物、植物、物体以及抽象事物、状态和事实都可以人类为模型,仿效人类来理解。而且英语较之于汉语有着更强的拟人倾向和更高的使用频率。本文隐喻例句中,人类及其活动、行为、思想等为非人类的、非实物的法律概念提供了主要的源域。这种隐喻被称为“人性化隐喻”或“拟人化隐喻”(personification metaphors or humanizing metaphors)。例如:

[例1]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

[例2]硬币大小的“芯片狗”有望替代真犬侦察毒品。

[例3]赌徒利用龙眼树林的掩护,藏在桃花山上大肆赌博。

[例4]Tobacco killed 10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in the 20th century.

[例5]每一本卷宗都是一个故事,诉说着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经历的点点滴滴。

[例6]The company was swallowed up in a corporate merger.

[例7]刑法面前人人平等要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互相配合来合理地调节刑法的适用。

[例8]Crime is a major headache in this part of town.

上述8个例句中有动物拟人、植物拟人、物体拟人以及抽象事物拟人。例1和例2属于动物拟人。动物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伙伴,人们很容易将自身特征、行为及其知识映射到动物上,动物仿效人的活动和行为,因而具有人的特征。在例1中,源域是法官,目标域是獬豸,将法官向獬豸映射生成拟人隐喻。本句隐藏了喻体法官,引起隐喻生成的是动词短语“别曲直”。根据人们已知的经验,能判断事实是非曲直的一般是法官。獬豸也能对有罪之人用触角抵之,为隐喻生成提供了两者的相似性基础。束定芳认为相似性主要有形状、功能和心理相似。^[6]大多数动词隐喻属于功能相似,本句即是,名词隐喻中,功能相似和心理相似较常见;在例2中,源域是警察,目标域是狗,将警察向狗映射生成拟人隐喻。本句也隐藏了喻体警察,引起隐喻生成的是动词“侦察”。在大家看来,能侦察毒品的一般是警察。狗能嗅出藏有毒品的物品,是隐喻生成的两者相似之处。

例3和例4属于植物拟人。植物也可以仿效人类及其活动和行为,许多人类的特征、动作和行为可以映射到植物上。植物经过拟人后,具有人类的特征和行为。在例3中,源域是士兵,目标域是龙眼树林,将士兵向龙眼树林映射生成拟人隐喻。本句隐藏喻体士兵,引起隐喻生成的是动词“掩护”。根据人们的经验,掩护一般为士兵在战斗时实施的一种行为。龙眼树林通过茂密的枝叶遮挡赌博,为两者间隐喻生成提供了相似性基础;在例4中,源域是人,目标域是tobacco,将人向tobacco映射生成拟人隐喻。本句隐藏喻体人,引起隐喻生成的是动词“kill”。根据常识,kill一般指人的杀人动作。tobacco过量导致人死亡,为两者间生成隐喻提供了相似性基础。

例5和例6属于物体拟人。无生命物体常常被描述为人,这就使我们根据人的动机、特性和行为来理解非人物体的体验,无生命物体经过拟人后,具有人类的特征和行为。在例5中,源域是人,目标域是卷宗,将人向卷宗映射生成拟人隐喻。本句隐藏喻体人,引发隐喻生成的是动词“诉说”。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人类才能“诉说”。卷宗对法院、法官办案经历的详细记载,为卷宗和人之间生成隐喻提供了相似性;在例6中,源域是人,目标域是company,将人向company映射生成拟人隐喻。本句隐藏喻体人,引起隐喻生成的是动词“swallow”。根据人们的经验,swallow一般指人类的“吞”、“咽”,还比喻吞并较小的公司或国家。Company对其他公司的兼并,与人的“吞”、“咽”具有相似之处,这是隐喻生成的基础。

例7和例8属于抽象事物拟人。既然语言的基本框架是在人类发展其抽象化能力前早已确立,人类可以很方便地从自身的特征和行为模式上得到帮助。抽象事物拟人使这些非空间、非感觉、甚至难以理解的抽象事物、事实具有人的特征。在例7中,源域是人,目标域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将人向两个原则映射生成拟人隐喻。本句隐藏喻体人,引起隐喻生成的是动词“配合”。我们

大脑提供的已知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人类才能相互“配合”,两个原则相互协调合理地调节刑法的适用,与人一样都能“配合”,为隐喻生成提供了相似性;在例 8 中,源域是 headache,目标域是 Crime,将人向 Crime 映射生成拟人隐喻。本句属于名词隐喻,喻体是 headache,由于名词隐喻更多地是直接把某事物等同于另一事物,因此经常采用“A is B”这样一种直截了当的句法形式来表达。在束定芳看来,由于这类隐喻直接把本体和喻体放在了一起,使语义间的对比和冲突更为直接和显豁,因此,它们往往更多地用来表达所谓新奇的隐喻。根据人们的经验,headache 一般为人的头痛,日常生活中,也将其比喻为麻烦事、令人头痛的事。Crime 也通常是一个社会遇到的头痛问题,难以处理。headache 为 Crime 和人之间生成隐喻提供了相似性基础。

(二) 拟动物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大量的动物词用在法律隐喻方面。通过动物的形象、体态及习性等特征来表达某种抽象意义,或借动物喻义表达人们的主观情感或对事物的看法。因为,动物与人类同生活在地球上,与人类有许多相似性,他们也给人类提供了早期的经验,常常用作隐喻映射的源域。人类、植物、物体和抽象事物都可以将动物作为原型并将自身映射到动物上,拟动物化(animalization) 的隐喻句也很常见。^[7] 本文只讨论人类动物化和抽象事物动物化在英汉法律语言中的生成机制。

[例 9] 许多贫穷的氏族成员开始沦为债务奴隶,任人宰割。

[例 10] He hares off towards the main gate shouting wildly to the guard house to raise the alarm.

[例 11] 法律走出高高的象牙塔,飞入寻常百姓家。

[例 12] The lion's share of his money went to his grandchildren.

例 9 和例 10 属于人类拟动物。人类和动物具有很多客观相似性,人类和动物之间相互映射非常方便。动物向人类映射称为“拟人”,人类向动物映射成为“拟动物”,人经过拟动物化后,具有动物的特性。在例 9 中,源域是动物,目标域是奴隶,将动物向奴隶映射生成拟动物隐喻。本句隐藏喻体动物,引起隐喻生成是动词“宰割”。根据人们的经验,“宰割”一般是对动物进行宰杀的动作,常常比喻侵略、压迫、剥削。奴隶的被压迫和被剥削,与动物一样任人“宰割”,为隐喻生成提供了相似性基础;在例 10 中,源域是兔子,目标域是 He,将 hare 向 He 映射生成拟动物隐喻。本句的喻体是 hare,引起隐喻生成的是动词“hare”。hare 作名词意为兔子,用作动词,比喻很快地逃走,飞奔,飞跑。He 奔跑速度极快,与兔子一样能“hares off”,这是两者的相似之处。

例 11 和例 12 属于抽象事物拟动物。当人们谈论或提及抽象概念时,抽象事物就被具体化了,他们被认为是存在的,动物化是一种具体化,常常应用于抽象事物,抽象事物经过拟动物后,具有动物的特性。在例 11 中,源域是鸟,目标域是法律,将鸟向法律映射生成拟动物隐喻。本句隐藏喻体鸟,引起隐喻生成的是动词“飞”。根据人们的经验,一般只有鸟类才能飞。法律迅速地普及到寻常百姓家,为两者间隐喻生成的相似性基础;在例 12 中,源域是 lion,目标域是 share,将 lion 向 share 映射生成拟动物隐喻。本句喻体是 lion,生成隐喻采用的是名词隐喻句法形式“A is B”,因为 lion 原为狮子,狮子是森林之王,在动物中地位最高。所以,我们推断出“lion is the biggest”。汉语中“狮子大开口”比喻要大价钱或提出很高要求。在英语中,“lion's share”也可以比喻为某事物的最大一部分。为两者生成隐喻提供了相似性。

(三) 拟植物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植物隐喻。自然界的植物千姿百态,是人类的朋友,人们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植物的独特形态特点和习性唤起了人们无限的美感,使人们产生种种联想,并借植物来表达思想、寄托感情和抒发理想。与拟人和拟动物相比,拟植物不是生成隐喻句的主要机制。然而,作为世界上一种有生命的物体,植物有效地帮助人类来理解其他事物。换言之,植物在隐喻映射中扮演源域的角色,植物的知识被映射到非植物的事物上。在英汉法律隐喻句中,人类拟植物和抽象事物拟植物尤为多见。

[例13]人们之所以如此敬重并如此深情地缅怀靳以,也许还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植根在人民中间,而且替人民说话,所以人民怀念他,纪念他。

[例14]A means of preventing male immigrant workers from putting down roots.

[例15]重刑主义传统至今在一部分国民中还根深蒂固。

[例16]We've got to grasp the nettle of prison reform.

例13和例14属于人类拟植物。尽管人们根据自身经验很了解自己,但他们发现用植物来描述和解释自己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人经过拟植物后,具有植物的特性。在例13中,源域是植物,目标域是他,将植物向他映射生成拟植物隐喻。本句隐藏喻体植物,引起隐喻生成的是动词短语“植根”,根据人们的经验,植根一般为将树根栽种在泥土里。“他”深入人民、对人民有深厚的了解,与植物的根一样深入泥土,这是他与植物产生隐喻的相似之处;在例14中,源域是植物,目标域是worker,将植物向worker映射生成拟植物隐喻。本句喻体是root,生成隐喻采用的是名词隐喻句法形式“A is B”,“a home is a root”。从大脑中提取的关于root的已知经验,除了指树根外,常常用来比喻一个人的故乡、祖国或社会背景。put down roots(在他国定居)一般为树立根基,汉语也有“落叶归根”,隐喻意义相同,这是worker与植物两者隐喻生成的相似性。

例15和例16属于抽象事物拟植物。抽象概念只有在用语言表达时才能具体化。人们将抽象事物植物化,因为植物更容易被人们所构想和理解,抽象事物经过拟植物后,具有植物的特性。在例15中,源域是植物,目标域是重刑主义传统,将植物向重刑主义传统映射生成拟植物隐喻。本句隐藏喻体是根深蒂固,生成隐喻采用的是名词隐喻句法形式“A is B”,重刑主义传统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根据人们的经验,“根深蒂固”原指树根入地深,瓜、果和茎、枝相连的部分牢固。常常用来比喻基础稳定,不容易动摇,也比喻思想顽固。重刑主义传统思想非常顽固、影响深远而难以消除,与植物的根深且蒂固一样难以摘除,这是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例16中,源域是nettle,目标域是困难,将nettle向困难映射生成拟植物隐喻。本句喻体是nettle,生成隐喻采用的是名词隐喻句法形式“A is B”,“a difficulty is a nettle”。根据人们的经验,nettle原义为荨麻、荆棘;比喻为困难、障碍、纷乱。“grasp the nettle”比喻迎难而上,大胆抓棘手的问题。困难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与nettle一样刺伤人,这是两者之间生成隐喻的相似性。

(四) 拟物

拟物是视非物体事物为物体的机制。源域是非生命物体,当物体是客观和有形时,他们更容易感知和理解,也很容易表达、量化和修饰。因此,认知和语言中的很多其他事物能够映射到物体上,生成拟物的隐喻。非生命物体常常被映射到有生命事物和抽象事物上。在英汉法律语言中,人类拟物和抽象事物拟物较为常见。

[例17]不在唇枪舌剑,人前斗,惺惺广学多知。

[例18]Police arrested a man believed to be the main link between crime rings.

[例19]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例20]Trust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ir marriage.

例17和例18属于人类拟物。人经过拟物后,具有物的特性。人类拟物为有生命事物向无生命的源域转化。在例17中,源域是枪剑,目标域是人,将枪剑向人映射生成拟物隐喻。本句喻体是枪剑,生成隐喻采用的是名词隐喻句法形式“A is B”,唇舌是枪剑。根据人们的经验,枪剑一般很锋利、杀伤力很强。人说话有时也巧舌如簧,言词锋利,可将他人击败,形容辩论激烈。这是人和枪剑生成隐喻的相似性;在例18中,源域是link,目标域是man,将link向man映射生成拟物隐喻。本句喻体是link,生成隐喻采用的是名词隐喻句法形式“A is B”,“a man is the main link”。根据人们的经验,man和link不属于同一性质的事物,link原为链的一个环节,常常比喻相互关联的许多事物中的一个,如主要环节、薄弱环节;也比喻为彼此影响或互为因果关系。在法律语境下,我们想象不同性质的link和man存在关联,杜撰两者的相似性而生成隐喻。

例 19 和例 20 属于抽象事物拟物。当需要用语言予以表达时,抽象事物就可能被拟物,而具备无生命物质的特征和行为。这三个隐喻句源域为无生命物体,目标域为抽象事物,抽象事物经过拟物后,具有物的特性,抽象事物比喻为非生命物体。在例 19 中,源域是规矩绳墨,目标域是法律、法度,将规矩绳墨向法律、法度映射生成拟物隐喻。本句喻体是规矩绳墨,生成隐喻采用的是名词隐喻句法形式“A is B”,“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就是这种结构。根据人们的经验,法律政令和规矩绳墨不属于同一性质的事物,“规矩绳墨”原义为校正圆形和方形的工具以及木匠用以打直线用的工具,在法律语言中,比喻为规则、礼法和准则、法度。规矩绳墨可以校正和调整图形,使其按照一定的规则存在,法律政令一样都能起到“吏民”功能,这是两者之间生成隐喻的相似性;在例 20 中,源域是 cornerstone,目标域是 Trust,将 cornerstone 向 Trust 映射生成拟物隐喻。本句喻体是 cornerstone,生成隐喻采用的是名词隐喻句法形式“A is B”。根据人们已有的经验,cornerstone 原义为基石、奠基石,也比喻基础、中坚力量、起支撑作用的力量和担负重任的人。cornerstone 与 Trust 都是使事物能长久存续的坚实基础,cornerstone 能使公路使用寿命更长,Trust 使 marriage 延续下去,这是两者之间隐喻生成的相似性。

(五) 异化

异化是一种具体事物向另一事物映射的机制。它会发生在任何不同种类的具体事物之间,从一种人到另一种人,从一种动物到另一种动物,从一种植物到另一种植物,或从一种物体到另一种物体之间。然而,英语中的异化只包括从一种人映射到另一种人,从一种实物到另一种实物。^[7]

[例 21] 法律是社会的调解器,法官是社会疾病的疗救者。

[例 22] The lawyer known as the “devil’s advocate” … is seeking a new trial for convicted murderer Charles Manson.

在例 21 和例 22 中,源域为一种人,目标域为另一种人,一种人经过异化后,具有另一种人的特性或能力,从而将一种人被理解为另一种人并表达为另一种人。在例 21 中,存在两个异化隐喻,两个隐喻的源域分别是调解器和疗救者,目标域分别是法律和法官,将调解器和疗救者分别向法律和法官映射生成异化隐喻。本句喻体是调解器和疗救者,生成隐喻采用的是名词隐喻句法形式“A is B”。根据人们已知的经验,疗救者原义为医生,调解器为一种调整尺寸方位的仪器。法律能调整、解决社会问题,法官能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纠纷以及违法犯罪问题,与调解器和疗救者一样能起到调整和治疗的作用,只是对象不同而已,这是隐喻生成的相似性;在例 22 中,源域是 devil’s advocate,目标域是 lawyer,将 devil’s advocate 向 lawyer 映射生成异化隐喻。本句喻体是 devil’s advocate,生成隐喻采用的是名词隐喻句法形式“A is B”,“The lawyer known as the devil’s advocate”,其语法结构是 be known as。两域间存在一些对应之处:魔鬼代言人与律师、魔鬼与代理客户等。从人们经验中,我们了解到某些律师惟利是图,为“恶人”千方百计开脱责任,甚至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恶”为魔鬼代言人与律师间的相似之处,汉语的“讼棍”、英语的“jack-leg lawyer”亦有此意。

总之,当人们在遇到新生事物后,发现与现有概念框架之间缺乏一一对应关系,原有范畴和概念不再能充分反映新生事物时,他们必然依赖已知概念和语言表达方式,将熟悉和不熟悉的事物作不寻常的并列,从而加深对不熟悉事物的认识。^[8]这个过程正是隐喻的核心。隐喻的生成是语义突破原有的概念框架去表达不同内容域的概念框架而实现的,隐喻的生成与语境密切相关。林书武就曾说过“隐喻基本上是思想之间的借用和交际,是语境之间的交易”。^[9]在用已知概念和语言去表达新生事物时,出现语义异常难以避免,而违反正常语义却产生了特殊的意义,即隐喻意义。句子中的名词和动词都可能引发隐喻,产生名词隐喻和动词隐喻,这可以根据具体语境及常识中动词和名词搭配的指称真伪来作判定。名词隐喻指称概念实体或事体,是确指某种东西。动词隐喻描述的是事体的存在、运动和关联。隐喻的产生有时是以本体和喻体间固有的相似性为基础的,但有时则完全凭借认知主体新颖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原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事物结合在一起杜撰出来的,理解时并不容易。人类的思维世界是一个隐喻的世界,而“隐喻是集语言形式、社会文化价值观及人类的思维方式于一体的特殊表达形

式,其理解过程相当复杂”。^[10]对隐喻生成机制的理解有利于我们认识世界、了解新概念、创造新意义、表达新思想。解释和使用隐喻有利于促进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语

人类具有共同的认知模式和思维定势,研究证实英汉法律语言中存在着大量因隐喻而产生的隐喻句,他们在生成机制及体现形式上基本相同。这是由于任何两个社会都有文化重叠现象,加之人类理性思维的共性,有些隐喻中的形象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语用意义。但英汉民族毕竟在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和地理环境方面存在差异,它们对法律隐喻句的生成机制及其理解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研究。另外,探讨英汉法律语言中的隐喻现象首先有利于教师改进法律英语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在法律英语学习和使用过程的语用能力;其次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以及沟通能力;再者有利于学生了解法律隐喻所蕴涵的法律文化,消除因语言文化障碍所造成的法律误解,促进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和法律移植。

参考文献:

- [1] 廖传凤. 英汉隐喻性词汇对比研究[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
- [2] Cameron L. & G. Low. Ed.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4] G. Lakoff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5] 周红红.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隐喻的生成[J]. 福建外语 2000 (2).
- [6] 束定芳. 论隐喻的运作机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2).
- [7] 袁佳玲. 浅谈英汉隐喻句生成机制[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6).
- [8] 胡壮麟. 语言认知隐喻[J]. 现代外语, 1997 (4).
- [9] 林书武. 国外隐喻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7 (1).
- [10] 张美芳. 图式分析隐喻翻译中的认知过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5).

(责任编辑: 舒 娜)